

學校沒教的功課

北一女北加州校友會 2011 年會
校友 吳玲瑤 演講

我那屆的北一女學生，有個溫馨可貴的傳統，畢業三十年後要找回散居世界各地老同學在洛杉磯相聚。我們重聚那一年，策畫要做怎樣的節目時，有人說要來批判一下高中教育的缺失，「沒有教我們如何和異性相處」是最多人的感觸。當時，害羞的護理課老師刪去生理衛生某些章節，我們少之又少的性知識來自比我們年紀大一兩歲的僑生，她告訴我們，游泳課時如果男體育老師跳進游泳池，我們不要下去，因為萬一老師在水裡留下甚麼，我們有可能生出一大堆小體育老師。現在可以當笑話聽，但那時無知的我們可信得緊。

校友們太愛校心切，批判的議題沒有通過，倒是討論起有一次作家廖輝英在文章中提及北一女畢業生的離婚率偏高，被罵得滿頭包。也許因為有這樣的事件，維基百科上特別強調註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校友婚姻幸福，僅一成多失婚或不婚。」打破一般人對高學歷、高成就女性的刻板印象。

北一女姊妹們是好女人的榜樣，新舊品德都有，既相夫教子守著婦道守著家，職場打拚也拿回高薪支票，她們的婚姻幸不幸福還是有許多人好奇。非正式就近訪問了近百個校友的姑爺，百分之九十以娶到一女中畢業的太太為榮，覺得很有面子，說能力強有幫夫運，還有先生說像武俠小說裡韋小寶的感覺：「我對這個女人的佩服之情，猶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也有說強勢的太太是有些缺點，例如說，IQ很高，EQ不高；有時很兇；婚姻裡不需要女強人。比較糟的是：「琴棋書畫不會，洗衣做飯嫌累。」有一位姑爺抱怨她太太管太多，常常下指導棋，不准抽菸不准喝酒，朋友問：「那你不是很苦悶嗎？」他的回答是：「苦悶也是她禁止的。」在百分之十內的一位姑爺說，許多童話的結局是從此過著快樂的生活，他卻是：「我在結婚之前，都是過著快樂的生活。」我們也問過未婚的校友，她說自己是「寧可高傲的發霉，不去卑微地戀

愛！」嫁個條件不好的不甘心，嫁個條件太好的又不放心，心裡充滿矛盾。

其實無關哪個學校，以往保守的教育不可能有兩性交流的課程，因此有許多奇怪現象。少年情懷總是詩，在家庭學校管那麼嚴的情況之下，念女校的高中生沒見過幾個家人以外的男人，於是很容易地在想像中愛上老師，有人愛上三民主義老師，有人愛上英文老師。有一次看到同學書上一堆的小圈圈，問她說是甚麼，她說：「老師噴的口水，留作紀念，乾了成這樣。」現在看起來，那時暗戀的老師一點也說不上英俊。暗戀，沒有機會表白，不過就是愛情一次自生自滅的過程。

那時沒有所謂的聯誼活動，不像現在北一女、建中的校長，上書建議要把重慶南路封起來，兩校一起在馬路上開舞會，還帶頭開舞。早年，早熟一點的偷偷和別的學校一起去郊遊，男生烤肉，女生只要負責害羞，一直低著頭，對方長成甚麼樣子都不知道，加上升學壓力，把一群美少女塑造成一群小老太婆。男生也是，舌有千千結，胸無半點膽。

沒有修過戀愛學分，不懂得如何處裡失戀，第一次發生時，常常是要死要活，不知如何排解；「我愛的人名花有主，愛我的人慘不忍睹。」或「愛空空情空空，自己流浪在街中。」好像街上的流行歌曲到處都唱起失戀的歌，天地同悲。

現在不同了。每次回台灣，走過台北重慶南路的一女中，都不免伸著頭往裡望，希望找到年輕時的自己；幾次正好是放學時分，以前我們是一堆一堆的，現在竟然是一對一對的！校門外有沙漠駝客在等人。這才驚覺，我已走過不一樣的年代。我們的時代，老師和家長對孩子與異性交往，是採取三不政策：不准、不行、不可。因為不准，所以神祕，許多高中男生都對北一女充滿了幻想。我的小舅說他天天上學的公車上，有一位穿綠制服的可愛女孩，他偷看了三年，還沒有看清楚對方的全名，因為不敢直視，三個字只看到兩字，如今連懷念起來都還是拼湊的片段，不無遺憾。

我們那時不能交朋友，因為教官說我們是在受教育，教育英文是 education，翻譯成中文就是「愛的剋星」。學校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收到仰慕者來信的人會被記過，老師的理由是：一個銅板不會響。任你辯說根本不認識，也沒用。而現在，交男朋友可以公然為之，現在小綠綠上電視節目《康熙來了》，談的是戀愛歷史。

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人認為要感謝當時社會、學校對我們的保護，給大家一個悠閒有序保守的環境，在年紀還未成熟到可以談戀愛時，好好念書。這門高中學校沒教的功課，只好等長大後自己再去校外學習。